

青山 春早



宋振海 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青山春早

宋振海 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青山春早/宋振海著.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6.5

ISBN 7-5399-2366-0

I. 青... II. 宋...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30824 号

- 书 名 青山春早
著 者 宋振海
责任编辑 虞善国
责任校对 闻 艺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照 排 南京水晶山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通达彩色印刷厂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字 数 22 万
印 张 8.75
版 次 2006 年 9 月第 1 版, 200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5399-2366-0/I·2239
定 价 15.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恋人他嫁

- 001 一、体弱的白冬洁住进了村医家
- 012 二、白冬洁的脸一下红了
- 024 三、别太高兴,能不出麻烦就行
- 031 四、白冬洁痛哭着走出了她曾经热爱过的
青山村
- 043 五、我等着你回来娶我啊
- 051 六、大雾中,方立莲奋起抗暴
- 061 七、得知方立青回乡寻她,冯红娟惊得差点
背过气去
- 078 八、飘落桃坡梦发黄

第二章 南北飘零

- 098 一、黑夜中的凄惨哭声,不意传入方立青的
耳中

- 112 二、方立青的人生理想是当一名诗人
- 120 三、可惜师兄没读到这篇妙文,不然定不会
铸成如此大错
- 138 四、看到母亲的一刹那,方立青百感交集
- 151 五、护士汪云艳说出了秦始皇寻找的长生
不老药
- 190 六、方立青谈诗写诗,失爱说爱
- 221 七、古有祝英台爱着梁山伯,今天就没有于
雪君恋着方立青吗
- 233 八、晓来对荒丘,涕泪满衣衫

第三章 青山春早

- 247 一、青山相悦未能忘
- 269 二、初春

第一章 恋人他嫁

一、体弱的白冬洁住进了村医家

“瞧，那只在山林中翩翩起舞的五彩蝴蝶多么美呀！”

“快看，左边树梢上的两只黄鹂，你们听它们的鸣唱是多么的婉转美妙呀，仿佛是一首动听的仙曲！”

“喂，大家再回头看看：翠绿无边，层峦叠嶂；山下的沂水河清澈碧透，鳞波荡漾，缓缓流逝，真是‘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啊！”

“四周群山环抱，山脚沂水涟涟，夹道松竹相迎，身边莺歌蝶舞，花香草菲，我们这不是在人间仙境吗？！我料想前面迎接我们的也一定是个桃花源似的村庄！这鲁东南的苍山县真是令人乐不思蜀的好地方啊！”

一群城市里来的知识青年，在前往自己插队落户的农村途中，被眼前的山光水色所吸引，七嘴八舌而又兴奋不已的发着感慨。

领队的老农看着他们高兴的神情，听着他们兴奋的话语，笑了。

老农名叫罗寿堂，五十开外年纪。中等身材，身板结实，皮肤苍黑。大方脸上刻着几道皱纹，右脸颊上有个豆大的朱砂痣，很是显眼。他迈着矫健的步伐带着身后这群肩挎背包，手提盆罐的知识青年，沿着弯弯曲曲、起伏不平的山道在树林间穿行

着。他一边走，一边带着浓浓的山里人口音笑着说：“你们说话文绉绉的，是在夸山里的美吧？！这山里的美景多着呢，就说我们的山林镇青山村吧，也就是你们马上要去的地方，四周全是大山，松柏四季常青，几口池塘也是绿水清清。到了夏天，满塘的青荷与红莲，中看极了。青山村不仅景色美，而且民风淳朴，山民们不论对故人还是对外人，都一样热情、坦诚无欺。”

“我说那里是桃花源吧：村庄在山里，交通闭塞，与外人间隔；民风淳厚，待人热情，童叟无欺，这不活脱脱的是当今的世外桃源吗？！”戴着眼镜，名叫赵江川的小伙子在证实着自己的猜想。

未等他的话音落地，一个梳着两条小辫，脸蛋圆圆，名叫白冬洁的姑娘问道：“老伯，山里人的生活怎样？”白冬洁的嗓音清脆悦耳。

“青山村的大部分土地都在山坡上，土地贫瘠，只能常年种些高粱、小麦、玉米、红薯类的庄稼，所以生活是比较贫困的。另外，由于村庄在大山深处，交通不便，山里孩子上学成了大难题，有好些孩子都十几岁了，还是一字不识，我这个当支书的心里急啊。幸好你们来了，前晚我已和队长说好，挪出生产队的三间库房临时改为学校，校名就叫‘青山村小学’，只等你们一到就挂牌。”

“村里的知青宿舍盖好了吗？”一个身着绿军装，剪着二道毛发式，高个子，胖方脸，名叫郭子霞的姑娘问道。

“还没有。”老农罗寿堂边走边答道，“因你们来的太突然，事前我们没有一点准备，所以，知青宿舍来不及盖。不过请大家放心，前晚我和队长商量办学时已把宿舍一事商谈妥了。过两天就叫村里的壮劳力去山里放炮开石，给你们建五间宿舍，你们一共是十五人，九男六女，五间房足够你们住的了。”

“那我们今晚住在哪儿呢？”郭子霞追问道。

罗寿堂笑了，“你们不会住在露天野外的。山里人房子大，

听说你们来后，他们都很高兴，纷纷要求在宿舍没建成以前，到他们家里去住。具体的人家和入住的人数我和队长都已安排好了，这会只怕他们都站在村口，盼望你们啦！另外，我敢打保票，今晚他们一定会用丰盛的食物招待你们的，家里有鸡、鸭、鱼、肉，决不会拿出咸菜的。”

村支书的一席话，说得大家都笑起来。

翻过两个山头，拐进一个山口，来到了一个较为开阔的山冈上。村支书罗寿堂说：“这个山冈叫三里冈，就是说从这里到青山村只有三里地了。大家累了吧，歇歇腿脚吧。”

一路跋涉的知青，经过连续奔波，早已口干舌燥，腿酸肩麻了。听到休息，忽啦啦大家纷纷放下背上的包袱，丢下手中的盆罐，有的仰身躺在草地上，有的席地而坐，有的坐在石头上。一阵山风吹过，送来几许清凉，大家都感到格外的舒适。

躺在草地上，头枕着背包，生得浓眉大眼，鼻直口方，名叫石庆宝的小伙子，两眼从树林的枝叶间望着蓝天，小声的哼起歌来：

蓝蓝的天上，白云在飞翔；美丽的扬子江畔是可爱的南京古城，我的故乡。啊……啊……长虹般的大桥直冲云霄，横跨长江。巍巍的钟山……

“怎么，刚离开南京就想家啊？”躺在石庆宝身边，长得文文静静的小伙子严亚艺问道。

“怎么可能呢！只是眼望蓝天白云，触景生情，不由就唱起来了。”

“这是首什么歌，我怎么没听过？”严亚艺问道。

“这首歌的歌名就叫《知青之歌》，是我家刚学会的。这首歌很抒情，听说在知青中很流行。”石庆宝答道。

“那请你从头至尾唱一遍给我听听，看这歌究竟如何？”

石庆宝伸了伸腿脚，清了清嗓子，唱起来：“蓝蓝的天上，白云在飞翔；美丽的扬子江畔是可爱的南京古城，我的故乡。啊……啊……”

“这歌不许唱了。”坐在石庆宝右边不远处的草地上，长得人高马大，粗眉细眼，名叫张大飞的小伙子喝道。

猛地被打断了歌声，石庆宝很觉扫兴，他一骨碌从草地上爬起来，对着张大飞发问道：“这歌凭啥不给唱了？你说说。”

“不给唱就是不给唱。”张大飞粗声粗气地答道。

“这是为什么呢？”严亚艺追问道。

“上面说这些歌充满了小资产阶级的情调，是靡靡之音。”

“什么是小资产阶级情调？什么叫靡靡之音？”戴着眼镜的赵江川向张大飞发问。

“你们问我，我问谁去？！不过用眼下的话来说，我想就是指一些不健康的东西吧！”

“如果我不信这些，非要唱呢？”石庆宝犟劲上来了。

“如果你一定要唱，我有什么办法？”张大飞有些生气了，“我是一片好心，如果你们不领情，非要唱，惹出事来，那可就要‘吃不了，兜着走’。到时，不要怪我没劝过你们。”

“唉！”石庆宝一拳砸在大腿上，无奈的重又躺下了。

就在这边争论的同时，坐在山道那边草地上的白冬洁一个劲的喘着大气，密密的细汗珠挂满了红扑扑的圆脸，嘴里不停地嚷着：“累死了，累死了。”

坐在她附近的村支书罗寿堂关切地问道：“你身体不好吗？”

白冬洁点点头，“我从小就身体不好，至今哮喘病还没根除，一受凉、受累就易复发。我妈我爸为我这病不知操了多少心，看过多少医院，但就是不能根除。”

“哦！”罗寿堂似有所悟的点点头。

“扑棱棱”，几只野鸟从山林间飞出，“啾啾”地鸣叫着向山下飞去。罗寿堂的视线随着野鸟的身影向山下望去，透过枝叶，满

江碧透的沂水河隐隐约约地映入了他的眼帘。他点起一支烟，转身对大家说：“歇着也是歇着，趁这工夫，我给大家说个传奇故事，是关于山下这条河的，你们愿意听不？”

“愿意！”男女知青异口同声地答道。

听老农说故事，大家顿时来了兴致，纷纷起身，迅速在罗寿堂面前围起半圆形的坐圈。罗寿堂吸了口烟，微笑着，用山里人的口音，一字一顿地慢慢说起传奇故事来：

“这故事是说山下这条河的。山外的人称它为沂水河，山里的人称它为寒江。为什么山里人称沂水河为寒江呢？这里有段传说故事，这故事也是我小时听俺爷爷讲的。

传说楚汉相争时期，有一天刘邦和韩信带兵来到了这沂水河边，安营扎寨后，刘邦面对这沂水河边山清水秀的美景，突然来了兴致，提出在沂水河边和韩信对弈一局，韩信哪有不同意的，于是两人就在沂水河边的林间空地上，摆开棋局，准备厮杀。

厮杀前，大将韩信说，‘棋以赌增兴。今吾与陛下弈，何不设赌物以增兴致耳？’刘邦同意了。他环顾四周后，指着身边的沂水河说，‘你若赢了，就把这条河给你，改名韩信河。让以此河为生的百姓世代代记住你的大名。’接着，刘邦反问道，‘你若输了，又该如何呢？’韩信说，‘臣若输了，当披肝沥胆，赴汤蹈火，直捣关中，灭霸王于中原，使陛下早日称帝，威加海内，富有天下。’刘邦很高兴，当下两人猜棋后，红先黑后的相互厮杀起来。

这一局棋可谓‘棋逢对手’，从下午一直下到日落西山，暮云四合，棋局仍难分难解，不分胜负。韩信令士兵点来火把，挑灯夜战，直至月照中天，午夜初临，韩信方以二卒之力取得胜利。

到了东汉时期，一天，光武帝刘秀巡视到此，觉得‘韩信河’这名字不够气魄，下令改称韩信江。韩信江称了千年后，到了元末时节，一次朱元璋率兵来到此处，当时正是冬季枯水季节，大雪飞舞，河面上结着厚厚的冰。举目田地荒芜，水枯山瘦，不见黎民百姓。朱元璋感叹不已，心潮涌动，即兴作了首诗：寒江大

雪天未暖，民遭饥荒扯旗反；上苍有情红烂漫，重整山河在大汉。

自朱元璋作了这首诗后，我们山里人就称这沂水河为寒江了。”

“噢，原来是这样的。”知青们听懂了。

罗寿堂说完故事，在身边的石头上摁灭烟头，指着沂水河上远远的一座木桥说：“你们看那木桥，就是刚才我们经过的那座木桥，传说还是韩信修造的，山里人称它韩桥。现在它已是我们山里人通向山外的惟一通道了。”

.....

夕阳西下时，罗寿堂带领十五个知识青年来到了青山村。此时，全村的男女老少都聚集在了村口的大槐树下，黑压压的一片。山里人像看什么稀罕宝贝似的把这从城市里来的九男六女，十五个知识青年上上下下细细打量了一遍，羡慕、诧异、期盼、兴奋，各种表情都有。

身材高大壮实的生产队队长鲁双旺和支书罗寿堂碰过面后，按照事先的安排，把知青们一一分配进入住的农户家里，只有白冬洁，被支书罗寿堂临时做了调整，被单独安排进没有入住计划的村医方旺根家。

村医方旺根住在青山村的东边山脚下，是个三开间的土坯房屋。前院种着各种中草药，后院是灶间和猪圈。方旺根年纪五十整，生得瘦瘦高高、筋骨强健。他的妻子叫孔秀芳，四十七岁，比丈夫小三岁，个头不太高，身体硬朗，是干庄稼活的好把式。两口子膝下只有一个独苗——儿子方双庆。方双庆正值年轻，身材高大，长着一副棱角分明的国字脸，丹凤眼，大鼻子，厚嘴唇，皮肤微黑，算不上英俊。因他从小生在中医世家，也懂些医道，屋前的中草药，就是他和父亲一同上山采来的。白冬洁入住的当晚，方双庆就腾出自己的卧室，在一墙之隔的杂物间拾掇出一块空地，紧挨着粮囤放了张床。

小小的青山村，因为十五个知识青年的到来而沸腾起来，家

家户户都像过节一样，拿出最好的食物招待这些来自远方的客人。佳肴满桌，笑语阵阵。昏黄的油灯下，望着一张张笑容满面的慈祥面孔，听着他们带着浓浓山里口音的亲切话语，使这些第一次离开家乡的游子感到了亲人的温暖。

白冬洁因身体有病，当上了青山村小学第一批任课教师，同来的还有戴眼镜的赵江川和一位名叫吴亚丽的姑娘。吴亚丽长得身材窈窕，皮肤白皙，柳眉杏眼，桃面丹唇，是个人见人爱的美貌女子。因她口琴吹得好，喜爱唱歌，所以，她在小学里教孩子们语文和音乐。白冬洁教语文和算术，小伙子赵江川教算术并兼管青山村小学的日常事务。为了以示公允，村里规定，如不遇特殊情况，小学教师一年一轮换。

青山村小学位于村西头的生产队碾场上，三间被挪空的库房两间当教室，一间做教师办公室。当白冬洁第一次走进教室时，她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教室的四面都是土墙，斑驳的墙壁上印着大块大块发霉潮湿的痕迹；东西两面在高的接近屋檐的地方才有两个一尺见方的窗口，说是窗口，因为没有窗框，没有玻璃，只有几根已经发朽的木条钉在那里。屋顶漏着天光，黑板是用原来库房的大木门临时改的，教室没有了门，只落下一个长方形的门洞。再看看教室里那来自各家各户，形状不一，高矮各异的课桌和凳子以及坐在凳子上那些年龄大小不一，衣衫不整，朴实无华的山里孩子，白冬洁猛地感到一阵心酸。她怎么也没想到，在形势一片大好，祖国山河一片红的今天，竟还有这么落后贫困的村落。“山里的孩子太苦了！”她差点掉下泪来。她转过身，仰起头，努力不使泪水溢出眼眶。这样过了一会，心情慢慢平静下来，她走上讲台，用她清脆悦耳的嗓音授起课来。

破旧的土屋里，传出孩子们的声音：a、o、e、i、u、ü……

中午，白冬洁刚回到房东家，孔秀芳、方双庆也收工回来了。孔秀芳前脚跨进屋，放下铁锹，后脚就走进灶间，生火烧饭去了。白冬洁急忙放下课本，走进灶间，“大婶，我来帮你做饭。”

“哟，好闺女。”孔秀芳夸奖道，“大婶忙惯了，这里烟熏火燎的，别呛着你。”孔秀芳边说边把白冬洁推出灶间，“你去前屋歇着，喝喝水，饭一会就好了。”

白冬洁出了锅灶间，看见方双庆在喂猪，她又急忙走过去帮忙。方双庆一见，急忙制止说：“小白，这里脏，你回屋里歇歇吧，这里有我一个就行了。”

白冬洁两处插不上手，只得无奈地回到堂屋。她见方旺根在前院翻晾药材，便前去帮忙。

第二天晚间，吃过饭后，围着油灯，孔秀芳边缝补衣服边问白冬洁道：“闺女，你家住南京啥地方？家里还有什么人？”

“我家住南京下关的狮子山下，海军医院边上。家里有爸爸、妈妈和一个上中学的妹妹。”

“你们这次来的十五个人，是不是一个学校毕业后到我们农村来的？”平时言语不多的方双庆问道。

“不是的。有五个是和我一道从南京红卫中学毕业的，另外的几个来自别的学校，不过我们都住在南京下关区。”

白冬洁话刚落音，门被推开了。五个知青喧笑着跨进了大门，“冬洁，我们到你这儿串门来了。”

白冬洁和村医一家立即起身表示欢迎，方双庆为每人沏了一碗茶。六个知青围着方桌一坐定，严亚艺就开口说道：“这农活可真累人啊，这几天干下来，我是腰酸背痛，手脚发胀。”

“可不是吗，你们看我，这两天开荒翻田，手上都磨出血泡来了。”胖胖的郭子霞伸出右手来让大家看，只见她白嫩的手掌上有两个黄豆大的血泡。

“这就对喽。”张大飞边喝茶边说。

“对啥？”郭子霞问道。

“我们来的是对的。越苦越累越能锻炼人嘛！不然怎么能说农村是锻炼人的好地方呢？”粗眉细眼的张大飞说道，“况且，我们自己不是也常说‘艰苦磨意志，困难炼思想’吗？”

严亚艺喝了口茶，欲言又止。

“今天我开荒翻田时，挖出了两条蛇，一大一小，是土黄色的，大的足有一米来长。”一个名叫周玲玲的女知青说道，“当时我吓的出了一身冷汗。等我定下神来，那两条蛇已游进了远处的灌木丛。谁想到那密密的布满荆棘的灌木丛里又惊跑出两只野兔子，我觉得有趣，就大着胆子来到灌木丛边，用铁锹一拨弄，又看见一只刺猬向山里跑去，你们说有意思没有？”

张大飞说：“荒山僻壤，野物一定很多，如果让我碰上，一定捉来当美味。”

这时，孔秀芳端着一大竹盘松子从房里走出来，“娃子们，来尝尝我们大青山的特产。”说着，她把竹盘放在了桌中央。

“谢谢大婶。”知青们异口同声地感谢道。

“谢什么，以后你们常来玩，大婶的家就是你们的家。”孔秀芳爽朗地笑了。

知青们边喝茶，边吃着个大肉实的松子，继续聊起来……

时间在一天天地流逝，转眼间半年过去了，半年的插队生活使白冬洁逐渐地意识到，这与世隔绝的青山村是个贫穷落后的所在。它仿佛是被世人遗忘的角落，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气息，没有科技进步的影子，家家土墙灰瓦，旧油灯、大锅灶。连普通的收音机这里都没有一台，文化生活可以说是绝对的无。就是物质生活也是粗茶淡饭，窝头咸菜，她不知道这里的山民几十年是怎样过下来的。一天她躺在床上偶然翻看到鲁迅的短篇小说《药》，看后她突发奇想，华老栓愚昧、麻木，用先驱者的血来医治儿子的病，在精神上他不感到负疚，不感到自己生活的可怜与悲哀；而觉醒的夏瑜却被社会所不容，死后还被人利用，被人讥讽；难道说麻木无知是幸福，觉醒奋斗是痛苦吗？难道说山民们几十年来正是因为麻木无知才没感到自己生活的悲哀吗？从自己接触的村医一家及其他村民来看，他们也并不笨呀，但为什么他们总是安于现状的贫穷与落后呢？为什么不想法去改造自然，

改造现状呢？她左思右想，不得其解。

“喵呜”，一墙之隔的方双庆屋里传来猫的叫声。“对，抽空找双庆谈谈，看他如何回答这些问题，答案不就出来了吗？”白冬洁有些高兴，但马上她又在心里否定了这个想法，“我这样去问双庆，不是指着他的脸说山里人贫穷、落后吗？不是给人家找难堪吗？这半年来，大叔、大婶还有双庆对我这个外地人就像亲人一样，有什么好吃好喝的先让着我，我不舒服时他们一家都问寒问暖的，我从心里感激他们，怎么能给他们找难堪呢？唉，还是一位哲人说得好，‘不幸之不幸，不在不幸本身，而在主观上对客观存在的不幸事件的不幸认识’。也许答案就在这里吧！”

第二天，住在村医家斜对面的罗永辉家女儿出嫁。一大早，迎亲的队伍就来到了村口，爆竹声响成一片，惊飞了栖身在大槐树上的喜鹊，惊动了全村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大家都来到村口看热闹，抢喜糖吃。今天的天气特别好，艳阳高照，风暖花香。只见罗永辉的大女儿罗爱梅打扮得花枝招展，在两个年轻伴娘的陪同下，满面笑容的上了花轿，在一片热闹、高亢的锣鼓和唢呐声中，花轿向山外抬去。

当天傍晚，趁着孔秀芳在锅灶间烧饭的时机，白冬洁和她聊起了家常。

“大婶，你家双庆也不小了，为什么不给他娶个媳妇呢？”因为彼此间的关系已十分亲近了，白冬洁便直截了当地问道。

“闺女，我也不瞒你，我咋不想给双庆娶个媳妇呢？先前我们给双庆也张罗了一门亲事，就是山那边林冈村高树德家的二闺女。两人相好了有半年，谁知去年冬天，高家悔亲了，起先我以为高家是嫌我们穷。后来一打听，才知是嫌我们家是富农出身，成分不好。可怜我家双庆大病了一场，我和他爸也跟着伤心，可又有什么法子想呢？”

“哦，是这回事。”白冬洁似有所悟。她一边把米倒进锅里，一边又问道：“那我们村子里还有好几个大龄青年没有结婚，又

是为什么呢？难道也是家庭出身不好吗？”

“闺女，你不知道，我们这里有句话叫‘有女不嫁青山村，吃了上顿愁下顿’。那些没娶上媳妇的人，都是因为穷呀，有啥法子呢？‘大姑娘是娘生的，不是面团蒸的。’谁家有女肯嫁人遭穷受罪呀！”孔秀芳边向灶膛里放柴禾边答道。

“大婶，咱们青山村穷，就没有人出头想致富吗？”白冬洁手上洗着菜嘴里问道。

“有，有。住在俺们村西头有个叫孔一浩的人，可能干了。春天，他上山采笋子到山外去卖；秋天，他采松子，打山鸡、野兔、獐子到山外去卖，家里很快就有钱了，还盖起了三大间青砖瓦屋。他这一带头，村里有好些人都想跟他干。可就在你们来前的一个月，人给抓起来了，说是投机倒把，搞资本主义，盖好的三间砖屋也叫公社派人给扒了。大伙一看，都不敢动了，认命吧。”

“哦，是这样的。”白冬洁有些明白过来，见柴禾不多了，她忙去后院抱来了一大捆山柴，放在灶间的墙角，孔秀芳向灶膛里不停地续着柴禾，微瘦的脸庞被灶火映得红扑扑的。

“大婶，我还有件事不明白。”白冬洁菜洗好了，把双手在毛巾上擦了擦。

“啥事，你说吧，只要大婶知道的，一定告诉你。”孔秀芳边说边起身掀起锅盖看了看，立时一股饭香飘了出来。

“大婶，你家双庆是初中生毕业，认得字懂得礼，在我们来之前，村里为什么不请他当老师教孩子们识字呢？”

“要说双庆这娃子，可是个知冷知热的孝顺娃子，为人又憨厚，村里人都喜欢他。先前村支书罗寿堂是有要他教书的念头，可公社里的人说俺家是富农出身，硬是不同意呀。唉，双庆这娃子命硬啦！”

听了孔秀芳的一席话，白冬洁心中产生的对青山村贫穷落后的一些疑问似乎找到了一些答案。

二、白冬洁的脸一下红了

住在青山村西北面王泳康家的吴亚丽这两天特别烦，三天前，她收到了邮递员送来的一封信，拆开一看，是爸爸吴中春写来的：

亚丽女儿：

你的来信我们收到了，知道你在青山村生活得很好，房东对你也很好，我和你妈很高兴，替我们向房东一家表示感谢，并请他们有时间到南京来玩。

你去青山村插队已快一年了，爸爸妈妈还有你弟妹无时无刻不在思念你。特别是你妈，她经常在我耳边念叨着你，怕你冷，怕你热，怕你过不惯农村的生活。为此她想了一个办法，想给你在城市找个男朋友，结婚后，以夫妻分居两地为由把你调回南京，不知你意下如何？望速速来信告之。

信看完之后，吴亚丽心中久久不能平静，她把信仔细的折好，压在了枕头下面。晚上，她等同屋的郭子霞睡着以后，又从枕头下把信拿出来，借着月光，从头至尾一字不漏地把信反复读了几遍。“何去何从呢？”吴亚丽在思索着，“如果留下来，这里的生活是这样贫困，煎饼、稀饭、咸菜要吃到哪一天，草顶土墙的房子又要住到哪一年哪一月呢？难道我要把自己的一生抛在这与世隔绝的大山深处，抛在这教室连门也没有的穷乡僻壤吗？走的话，插队还不到一年，这不是当逃兵吗？况且这里的乡亲们对我们不错，难道就因为这里穷、落后而要离去吗？眼下这可是名不正，言不顺的借口呀！”

吴亚丽左思右想，辗转难眠。为此，这两天她心神不定，茶